

语镜子

郑也夫◎著

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语镜子

郑也夫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语镜子 / 郑也夫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086-4179-9

I. ①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社会语言学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H1-53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2035 号

语镜子

著 者: 郑也夫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40mm×920mm 1/16

印 张: 14.5

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4179-9/I.431

定 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序：语言，社会的舞动

阿城

社会学说起来是一门学问，可以研究得很深而且奥，达到我们一般人完全不懂的地步，但我非此界中人，所以心目中的社会学家，是一种达人，表述亦非常通达，读者会随时悟到自己的日常经验：啊，原来如此。

也夫是我很关注的此类学者，这次他集社会语言搜集和研究的文章成书，当然是我非常关注的事情。

中国的社会学资料非常丰富，例如《二十五史》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，就是两千多年的连续性的社会学资料。中国在上个世纪初，就有了社会学的学术领头人，例如陶孟和、潘光旦、费孝通、吴文藻、林耀华等诸人，与世界社会学科衔接紧密。虽然社会学在中国断过三十年，但中国老百姓久经沙场，无论生灭，总能留下入骨的语言，让当时的人和后人会心彼时的好恶，也留给也夫这样的学者浩瀚的材料。看也夫的文章，又心酸，又快乐。

我一直认为东北人会说话，去了东北，才知道他们冬闲时间长，炕头时间多，一件事，嚼来嚼去，锻炼成精。我体会这就是现场修辞，后来发现修辞的高段都是人精，即体察人情入微者。老话说人情练达即文章，让我明白文盲不是文字盲，而是人盲，不懂人的关系的勾连变化，是文化盲。所以很多学者的文章我看下来，感觉是文盲状态。也夫我看就是人精，所以他对社会语言作社会学的研究，体现出他对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互动的敏感入微，分析的结果让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构成有活泼的认识，意义涌出。

20世纪初，有白话文运动，后来有人不满意，例如鲁迅，于是极端到大众语的程度，即我手写我口，其中有浓厚的民粹意识。现在到了网络、微信时代，才看出来最生动的状态是书面语和口语再加上图形符号的组合，例如“囧”的使用，“囧”本来已经是个死字。也许也夫已有分析妙论，让我们继续追踪也夫的文章。

自序：我乃侏儒，它是富矿

本书分两编。第一编是当年应邀写作的小书《礼语·咒词·官腔·黑话》（1990年完稿，1993年问世）。第二编是写于1992年至2011年的二十年间，与语言问题沾边的文字汇编。只有最后三篇是为充实本书特写，念头却是早有。

我从来不拘泥于学科划分，我认为划分仅比不划分稍好一点。一个当事者大可不必画地为牢，将自己视为领地中人。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上看，我都觉得如此，也愿意做自由人，而非什么社会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我不觉得被如此称呼是荣耀，而以为是精致的镣铐，但划分久已形成，同仁们各就各位。于是笔者现实一点的建议是，领地设置或有其道理，个人却尽可以随兴穿越。所谓领地设置的理由便是视角的不同、主旨的差异、交流的便利。

我是个异类，所谓“跳出三界外”。其实我并没有完全跳出，只是心态上不隶属于任何一位领主。我关于语言的写作始于1990年，批量地阅读生物学著作始于1997年。语言学中有个分支：社会语言学。无独有偶，生物学中也有对应的分支：社会生物学。我说过多次，我干的不是社会语言学，不是社会生物学，而是语言社会学，生物社会学。这么说好像不能自圆其说，既然不看好领地划分，何必这么在乎界标呢？我最不在乎标签，但必须说，我的主旨是认识社会和人的行为方式。我对语言学 and 生物学的阅读，都远不限于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生物学，我是尽可能汲取这两大学科而不是其两小分支的知识营养，来解释人的行为方式。一个主旨在此且没有深厚的生物学和语言学知识的人，不敢说自己在研究生物学或语言学。

生物学和语言学是认识人类的两大利器。离开了它们，侈谈认识人类，实为盲人瞎马、孤家寡人。举个例子，怎样理解直系亲属通婚的禁忌。学者们的争论尽管热闹，但是远古时代近亲通婚的事实究竟如何，似乎是彻底湮没了，唯生物学家给了我们惊人的发现。2010年2月埃及文物委员会公布了举世震惊的、对16具疑为亲属的木乃伊的DNA检测结果。据结果显示，图坦卡蒙的父亲是阿肯那顿，其母竟然是自己的姑姑、父亲的姐姐。阿肯那顿有两个妻子，一个生了6个女儿，一个生了1个女儿。可能因为没有儿子，他与姐姐交媾，生下了图坦卡蒙。或许是近亲通婚使然，图坦卡蒙脊柱畸形，跛足，患科勒氏症、疟原虫病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图坦卡蒙的妻子是同父异母的姐姐。近年来人类学家日益享有一个共识，一个屋檐下成长起来的异性彼此缺乏性吸引力。因此禁忌不是悖逆，而是加强本能，以保护社会关系中的秩序。图坦卡蒙家世的澄清无疑在挑战这一判定。或许是权力与财富不外流的企图，导致了皇族中发生了比常人更多的近亲通婚。而这一子文化也导致了皇族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衰落。这虽然不是大面积的、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事实，但它足以挑战我们的成见，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。

语言与基因在此点上颇为相似，其中沉淀着过往的事实，很多信息全然不见史册。我们本以为永远也无从打捞了，而今方知我们还有一个，不对，有两个尘封至今的数据库：一个是基因，另一个是语言。关于语言，为免重复，就不举例了，拙作的正文再三再四地论证着这一命题。当然，因学力所限，我的论证充其量是证实这一富矿的存在，全面的开采，不是侏儒似我者所能胜任于万一。

本没有太多的话要说，但你就是卖点心，也要给买主一个纸袋吧。自制点心既不名贵，纸袋也该从简。

目 录

序：语言，社会的舞动（阿城） / V

自序：我乃侏儒，它是富矿 / VII

编一 礼语·咒词·官腔·黑话 / 1

语言，活着的历史 / 3

语言，民族特征的写照 / 6

方块字——中国文化的脊梁 / 10

语言的强制力 / 14

语言，中华民族的审美主弦 / 17

语言社会学的视角 / 22

“吃了吗”——民以食为天 / 23

“好天气”——可望发扬的遗俗 / 27

“谁？我！”——封闭的社会 / 29

兄弟伯叔——人伦之秩序 / 32

“哥儿们”——关系之网 / 36

“先生”——“同志”——“师傅”——鄙俗化过程 / 40

学术著作中的“先生”——真理面前的不平等 / 44

- “老张”与“小张”——老人的统治 / 46
- “张老”——势利的恭维 / 50
- “爱人”和“气管炎”——称谓变革与妇女解放 / 52
- “长”字满天飞——官本位的社会 / 56
- “爷”的变迁 / 60
- “棒”——性崇拜之痕迹 / 63
- “他妈的”——移情的心态 / 70
- “撑的”——饿人的文化 / 74
- “新鲜”——保守社会中的咒词 / 78
- “革命”——现状的守护神 / 82
- “红”与“黑”——意识形态的社会 / 86
- “砸烂狗头”——“文革体”语言 / 90
- “劳逸结合”——为尊者讳 / 96
- 隐语大泛滥 / 103
- 民谣 / 111
- “沙发”、“干部”、“胡萝卜”——外来文化的印记 / 123

编二 粗口·俗语·联语·儿歌 / 129

商标与人名 / 131

仪式语言 / 133

沟通与误解——语言是双刃剑 / 135

保护方言 / 141

关防暴客来 / 144

“牛逼”不是京骂 / 148

朗诵的用场 / 151

语言产生之猜想 / 154

语言是本能 / 159

“被”字声中听惊雷 / 170

“恪”字后面的俗人心理 / 173

谚语——各说其理 / 176

儿歌——玩之天性 / 183

联语——礼之上品 / 192

参考书目 / 216

编一
礼语·咒词·官腔·黑话

语言，活着的历史

语言是世间最神奇的事物，它同祖先一样古老，它伴人类一起成长，它又像孩子一样充满了生机。

有人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，这实在是一种误解，没有一支民族语言不是古老的。自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，从有了语言人类才成其为人类。古人类学家认为，很可能现今人类的祖先最初生活在同一地带，不同肤色的种族不过是这一家族中出走的不同孩子们。即使不是这样，他们各自的语言也都是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。当代一些学者推测，在15万年前人类就发展起最初的语言。如是，可以认为语言是经历了几万个世代传到我们手中的遗产。其后文字的产生，也很难说其他民族只有较短的历史。只能说在目前可考的、系统发展的文字中，汉语属最早之列。

一切往昔的历史都已死寂，无论是深藏地下等待考古学家发掘的遗址，还是陈列在博物馆等待历史学家解说的器物，都已没有了“生命”。而伴随着每一世代，走过了每一历史阶段的语言却依然生息着。语言就是历史的积淀。几乎可以从每一个词汇、每一个名称中探寻到一段故事。

比如，尽管众多古城美丽的城墙已经永远地消失了，人们仍可以从“国”字中得知古时候的京城都市少不了那道四围环绕的高墙。尽管电灯已普及，“盏”字仍然告诉我们，在“灯”的历史长河中，“电”只是晚近的事情。

“财”、“资”、“贵”、“贱”、“贩”、“贷”、“赠”……

与金钱发生关系的这些文字通通带有“贝”的偏旁，揭示出了中国远古交易中的媒介物——贝壳。“钱”字又告诉我们金属币继之而起。正如《说文解字》所说：“至秦废贝行钱。”

书为什么要以“卷”“册”为单位？那是因为造纸术发明之前，竹简是文章的载体，而竹简总是一卷卷地存放着。“册”更以其造形象征了片片相连的竹简。所谓“刀笔”、“刀笔吏”是在提示我们，当初人们是以刀为笔，以竹作纸。那么“纸（紙）”又为什么要有一个“糸”旁呢？史书记载在蔡伦发明树木麻头造纸的技术之前，中国人已经在使用丝絮书写了。

斩首要用刀斧，而为什么“斩”字含“车”呢？《说文解字》告诉我们，“斩以车斤，斩法车裂也”。可见后来以刀斧斩首的刑法曾代表着人道和进步，在其之前盛行的是车马分尸。

英语的 pen（笔）源于拉丁文的 penna（意为羽毛），语源学的这种探究使我们记忆起西方人最初使用的鹅毛笔。罗马帝国卓越的筑路术和其贵族享受的“妇人醇酒”文化一定深刻地影响了欧洲。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中可以找到 strata（大街）与 via（石板路）的痕迹。德语中有关造酒的词汇几乎全是源于拉丁文，wein（葡萄酒）出于拉丁文的 vinum，kelter（酿酒压榨器）出于拉丁文的 calcatura，等等。英语初学者困惑不解为什么看不到猪（pig）、牛（cow）、羊（sheep）与猪肉（pork）、牛肉（beef）、羊肉（mutton）的关系。其实早先并非如此，是因 1066 年的诺曼入侵者法国人使得英国的贵族全面效仿他们，于是这些说法语的英国贵族称 pig 为 pork，cow 为 beef，sheep 为 mutton，但下层的饲养家畜的农民语言依旧，于是久而久之的饮食文化与生产文化在用词上出现了断裂。

的确，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事件、突破、变迁，无论是政治的、军事的、文化的、科技的，都在语言上留下了痕迹。正如语言学家

布莱特 (W. Bright) 所说，语言和社会在共变。又如帕默尔所说：“语音史和文化史（‘词和物’）就这样联系在一起，相互提供证据和相互说明。”（帕默尔，1936：122）语言学上说不清的问题要从历史中寻求解答，历史学中陷入迷津的疑点又要求教于语言学。这样，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们，便将史册、文物与语言的研究结合到一起。

语言，一个民族活的历史，以它独具的性质帮助人们认识逝去的历史。

语言，民族特征的写照

语言不是一种虚饰，它在执行着某种实际的功能。并且因为每个人总是希望语言这种经常使用的工具经济、简便、省力，以最小的气力表达最大的信息量，因此一种语言总是与它的环境高度适应。在这种特定环境中，只有愚蠢的表达者，没有愚蠢的社会语言。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，某些词汇被经常、反复、高频率地使用不会是没有缘由的，不会因为使用它的是个“啰里啰唆”的民族。而以大量不同的名称去代表同一事物或同一现象的不同类型、表现，绝不会是画蛇添足的举动。正如帕默尔所说：“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、文化，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，各种信仰和偏见。”（帕默尔，1936：139）从不同民族的语言特征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差异。

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千百种描写“雪”的词汇，阿拉伯语中有千百种描写“骆驼”的词汇，蒙古人有则在马匹、牛羊的描述上大费心机。这是因为“雪”对爱斯基摩人性命攸关，而畜牧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生存方式。因此各种形状的雪，各种年龄、品性的牲畜都得以命名。而对当今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，“雪”、“骆驼”、“马”、“牛”、“羊”各用一个词来表达已足够应付，偶尔需要描绘雪的具体形态、骆驼的具体种类时，可临时组合成一个较为啰唆的词组。虽然中国古代汉语中有大量关于“马”的词汇，《诗经·鲁颂》的一首诗里提到十几种马的名称：骊、骝、骠、骥、雉、骝

等等。但用进废退，在今天用的语言中仅留下“驹”、“驹”等少数几个字作为“马文化”的“遗迹”。虽然语言是历史的沉积，但它更直接关照的是今人的生活。某语言学家估计，语言的基本词汇每过一千年就要丧失19%。如果说生活在“雪文化”、“骆驼文化”、“马文化”中的爱斯基摩人、阿拉伯人、蒙古人各自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丰富词汇，那么陶醉在“酒文化”、“茶文化”中的法国人、日本人也另有成就。法国的小孩能说出多种酒的种类和名称，日本茶道中有无数专门的用语和词汇。

语言特征还可反映出民族性格和社会结构。日语中的“敬语”给一切接触过日语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它大致由尊敬语、自谦语、敬体三部分组成。它须因谈话对象及场景的不同而产生复杂微妙的变化。不仅外籍人说日语时每因礼数不周令人侧目，就是日本人自己有时也颇伤脑筋。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说：“如果对方是教师、医生，可以用‘先生’这个词，如果对方是先生的母亲就很难办，不能称‘先生’称‘あなたさま’（你）又感到不合适，只好以‘わぬさまは’（妈妈）敷衍一下。这时候真让人伤脑筋。恐怕唯独日本人才会有这种烦恼，其他国家的人不会有这种伤脑筋的事。”（金田一春彦，1980：196）其实东亚其他国家对此种语言并不生疏，不过它们现在对礼数的社会要求已相对松弛了一些。“敬语”的流行正与社会中重身份、重等级相适应，它是传统社会缺乏平等的遗物。对此日本的有识之士有深刻的认识。1952年日本的国语审查会议通过了《今后的敬语》，指出：“不要照搬旧时代发展起的敬语……尽可能平易简朴”，“女性和服务人员要提高觉悟和正确理解服务精神，不可丧失自己的人格尊严”。事实上敬语的趋势是在走向简化。

西方语言中没有这么多的“尊重和自谦”的表示法，正与其社